



好看文丛

有毒的婚姻

《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
之后，一部女性神秘小说

赵凝 / 著

POISONOUS MARRI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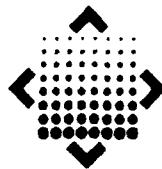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长篇小说

有毒的婚姻

赵凝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
毒
的

婚
姻

赵凝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毒的婚姻/赵凝著 .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8

ISBN 7 - 106 - 01772 - 8

I . 有… II . 赵…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8205 号

责任编辑: 兴 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版式设计: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任校对: 刘玉朴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106 - 01772 - 8/I·0305

定 价 17.00 元

引 子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
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
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
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
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
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弥尔顿曾将它凑近眼前，
而看不见。哦你这绯红，橙黄
或纯白的花，出自消逝的花园，
你远古的往昔魔法般的留存
在这首诗里闪亮，
黄金，血，象牙或是阴影
如在他的手中，看不见的玫瑰呵。

——豪·路·博尔赫斯《玫瑰与弥尔顿》

• I •

内容简介

女记者舒朗的丈夫米克原因不明地一夜未归，舒朗非常担心，做出各种猜测和假想。舒朗是一位从事婚姻调查的记者，在一家杂志社主持《有毒的婚姻》这一“王牌栏目”，并以“模范婚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别人眼里她与米克是和谐幸福的一对儿。米克的突然失踪使原本平静的生活发生错位，舒朗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碰到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结识了许多不同的女人，包括丈夫的女友。她们对丈夫种种不同的描述使米克的形象在她的眼中渐渐变得模糊起来，舒朗感觉到自己的婚姻有很深的裂缝，而自己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些。

从此，舒朗与丈夫开始了“擦肩而过”的神秘生活：她到一个地方，才发现她丈夫似乎刚从这个地方离开，他们中间仿佛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空洞，米克在舒朗的生活中若隐若现，但两个人总也无法见面。舒朗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试图缓解心理压力，但是现实中的人、被调查者、以及受访者口中虚构的人物林林总总构成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舒朗对生活以及婚姻的看法渐渐陷入混沌，她看到现实中的婚姻虚伪的一面，越是认为完美的一对越不可信任，不知是生活欺骗了他们还是他们在欺骗生活……



赵凝

著名新生代女作家。曾在《收获》等杂志发表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迷狂季节》、《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小说集《宛若独身》。还有多部随笔集等。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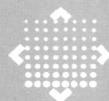
好看文丛	
《你说你哪儿都敏感》	西门大官人 / 著
《我的N种生活》	葛红兵 / 著
《死者的眼睛》	余以键 / 著
《伤口咚咚咚》	丁天 / 著
《像一场爱情》	丁天 / 著
《口红》	王莞 / 著
《偏要是美女》	水晶珠链 / 著

责任编辑：兴 安

电子信箱：xingan2000@163.net

封面设计：布拉格

POISONOUS



好看文丛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米克一夜未归	(1)
看不见的裂缝	
时间指针：回到七年前	
邹虹与关键	
四分五裂的冰纹	
第二章 电话里的陌生男子	(13)
庄雨和的家	
各执一词	
大朵大朵的雪和一对恋人	
一个人过年	
第三章 某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号	(28)
关键来了	
神秘园	
一朵一朵棉软的白纸记录了什么	

幻觉之夜

第四章 一只手从梦境中伸进体内 (43)

预约幸福

头发乱了

某种暗红的液体

第五章 鬼眼看世界 (58)

时间碎片

静 止

介于梦境与游戏之间

第六章 摆脱不掉的黑影 (73)

G饭店大堂：面孔

高峰体验

玻璃之城

第七章 12朵玫瑰时隐时现 (89)

泛着莹光的绿色信封

陌生的床

植物背后的女人

第八章 我可不是坏人 (104)

体育场上被惊飞的鸟儿
小饭店里的特色菜
调查毫无结果

第九章 一个灰绿色的下午 (120)
隔着玻璃交谈
楼梯上的一对男女
那个位子触目地空着

第十章 一只长腿尖头的鸟 (135)
假米克出场
灯光及虚假布景
独坐黑夜的一角

第十一章 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 (150)
有人在哭，有人在恋爱
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着
她在他的大床上等他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隐匿起来

第十二章 鬼脸面具 (165)
爱情幻觉
混 乱

内心的噪音
结局还很热闹

第十三章 处在十字路口 (180)

掉进一个黑洞
千奇百怪的人眼随后也出现了
想到关键的一个人

第十四章 旧日情人 (194)

插曲：有外遇的女人
封 闭
失去一切时的感觉
没有岁月可回头

第十五章 第三只乳房 (209)

生活很平常
人像一绺轻烟
似煎熬，似火烧

第十六章 关于米克的四种传闻 (224)

寻找真相
演唱会上的尖叫
怪女人

同事与丈夫之间

第十七章	美鱼岛游记	(239)
	可疑的爱情	
	一只悬浮在空气中的菱角	
	夜晚的情绪	
第十八章	真假难辨	(254)
	丢失的蓝风衣	
	噩 梦	
	另一种说法	
	纠 缠	
第十九章	喝一种不知名的酒	(269)
	怀 孕	
	一个被掏空了的女人	
	真假米克见面	
	米克的自述	
	红 屏	
	婚 礼	
第二十章	动物园	(289)
	实 验	
后 记	(299)



第一章

米克一夜未归

舒朗在镜前脱衣服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舒朗以为是丈夫米克打来的，就赤裸着一跳一跳地到客厅去接电话。

“喂，你是舒朗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又尖又细。

“我是。”

正说到这儿，电话就没缘由地断了。

舒朗赤身裸体地站在屋子中央，好像被冷水激了一下，冷得要死。时间已经很晚了，丈夫米克还没回家。他切断了一切通讯联系，呼机、手机，一切可能与他接上火的东西都切断了，他就是这样没缘由地失踪的，准确地说是一夜未归。

· 有毒的婚姻 ·

浴室的镜子很大，她幻想着在她脱衣服的时候，镜子里会慢慢出现一个男人，那男人会像往常那样从后面抚摸她的背，解掉那些扣袢，让她雪白的后背完整地暴露出来。

米克常在她耳边小声说：“你的背长得最好看。”

在水雾弥漫的浴室里，这种声音逐渐大了起来，“你的背——”、“你的背——”、“你的背——”……舒朗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自己的背。

热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像四面八方伸过来无数只手，从她的胸乳流到小腹再流到大腿上，欲念渐渐苏醒，舒朗忽然想起，她好像很久没跟人做过爱了。

她用毛巾在镜子上胡乱地擦了擦，摩出一块扇面形状的图案，扇面中央有一张湿漉漉的人脸。舒朗把热水喷头从挂钩上取下来，对着自己的脸猛冲，被人抚摸的感觉从水雾中生长出来，那是一只十分温柔的热辣辣的手，它附着在皮肤的表面，热力一点点地向四周扩散。那束水柱就像一只横冲直撞的阳具，在她身上顶来顶去，让她浑身冒火。她一手托住自己的左乳一手把持着热水喷头，热水喷射出来，从前后左右射向她，子弹一般结实、有劲。她抬起头看到天花板上的图案，天花板上的图案与她大脑中迷乱的图形相重叠，淡蓝色的子弹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向她投射过来，枪林弹雨一般。

窗外的风越刮越猛，舒朗躺在床上感觉到那空着的半边床变得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米克在的时候感觉不出他的存在有多重要，但今天空出的半边床似乎在大声申诉着

他的重要性。舒朗想，他可能赌气出去一晚上，或者是开个小玩笑，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舒朗这样想着，心里踏实了许多，翻身睡去。夜里做了几个奇怪的、互不连贯的梦，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身边的那半张床仍是空的，丈夫一夜未归，或者说，没有一点回来过的迹象。

看不见的裂缝

舒朗背了一只很大的包匆匆忙忙走出家门。早晨的风在脸上，脸被冻得发木。这么冷的天米克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舒朗跺着脚站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站在那里跺着脚等车。电车慢吞吞地来了，舒朗随人流拥进车门，车门在她身后关闭的时候，好像同时也切断了她刚才的思路，她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

在杂志社门口舒朗碰见一个人，那人远远地就跟她打招呼，可舒朗怎么也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每天接触的人太多，舒朗的脑子里都乱成一锅粥了。她负责一个与婚姻有关的栏目，主要是调查一些有问题的婚姻并加以分析，帮助那些困惑的人从情感的阴影里走出来。

舒朗主持的“有毒的婚姻”是杂志社的王牌栏目，许多读者是冲着这一栏目买这本杂志的。

每天有许多的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找舒朗；

每天有许多的信件被人送到舒朗的办公桌上；

舒朗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好丈夫米克；



· 有毒的婚姻 ·

人们都坚信舒朗不会有心理问题，因为舒朗是专门替别人解决问题的。

同事潘雪晴手里拿着一叠稿纸迎面走过来差点和舒朗撞个满怀。

“舒朗，你怎么戴一只耳环？”

她眼睛亮亮地问舒朗。

舒朗冲她笑道：

“哦，昨晚上洗澡的时候掉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你丈夫——”她莫名其妙地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他好吗？”

“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他还能怎么样？他还不就那样儿。”

舒朗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人了。那人用后脑勺对着舒朗，稳稳地坐在那儿，那姿态看上去很奇怪，就好像这是她的地方是她的地盘与别人无关似的。

“嗳嗳，”舒朗用中指的骨节“笃笃”敲着桌面，“你找谁啊？”

坐在那儿的那个女的扭过脸来，她有一头染得不错的棕红色的头发，发梢要比头顶更红一些，像片片羽毛那样柔软破碎。

“你就是舒朗吧？”

她说。

“你找我？”